

非遗保护视野下民间手工艺的活态传承与民俗功能研究 ——以乌拉特民族刺绣为例

布日古德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DOI: 10.61369/VDE.2026080002

摘 要： 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珍贵非遗，独特针法与手工捻线工艺承载着深厚族群认同与礼俗文化内涵。田野调查显示，该项技艺正遭遇传承人老龄化、后继乏人、学徒收入不稳定等困境。可依托非遗工坊、专业培训与文旅融合，实现由家族传习向社会传承和文创产业化转型。研究者可借助口述史、田野调查与参与式观察，完善保护创新及人才培育机制，助力活态传承。

关 键 词： 乌拉特民族刺绣；活态传承；民俗功能；非遗保护；指尖经济

Research on the Living Inheritance and Folk Functions of Folk Handicraf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aking Urad Ethnic Embroidery as an Example

Burigude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Urad ethnic embroidery is a prec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with its unique stitching techniques and hand-wound thread craftsmanship embodying profound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Field surveys reveal that this craft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an aging workforce of inheritors, a shortage of successors, and unstable earnings for apprentices. By leverag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shops,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s, and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the craft can transition from family-based transmission to broader societal preservation and cultural-creative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ers can employ oral history,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enhance protection, inno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mechanisms, thereby facilitating its living inheritance.

Keywords： Urad ethnic embroidery; living inheritance; folk functio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ingertip economy

引言

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民间手工艺的重要分支，其独特的梳子针法与手工捻线工艺已在乌拉特草原传承三百余年。随着非遗保护的推进，该技艺正逐渐突破家族传承的藩篱，走向社会化传承，并在文创开发、文旅融合方面初见成效。然而，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中发现，该技艺当前仍面临传承人群老龄化、青年后继乏力、传统民俗功能与当代生活适配不足等突出问题。本研究聚焦乌拉特中旗的刺绣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访谈，探究其活态传承机制与民俗功能演变，旨在为民族地区非遗保护与手工艺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学术分析框架。

一、乌拉特民族刺绣的历史渊源与民俗功能

（一）乌拉特民族刺绣的历史形成与地域文化根基

乌拉特民族刺绣拥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底蕴根植于蒙古族乌拉特部落扎根草原的生活轨迹。该传统工艺作为蒙古族民间手工技艺的重要门类，在乌拉特中旗、后旗民间世代沿袭，深度融汇了游牧族群对自然风物的审美感知。草原独特的地

域风貌和传统生产模式影响了刺绣物料的甄选与针法演变，手工捻制绣线与特色梳子针法凸显了其地域工艺特质^[1]。这一特殊针法赋予了绣品饱满的立体层次与细腻肌理，纹样映射出乌拉特部落对纹饰布局与触感层次的独特审美。刺绣的初始形态偏向实用，多用于民族服饰、日常器物与马具装饰，其纹样暗含祈福庇佑的族群精神内核。它依托民间女性言传身教的模式存续至今，承载着地域文脉延续与手工技艺薪火相传的深层价值。

（二）梳子针法与手工捻线的技艺特征及其民俗意涵

乌拉特刺绣独有梳子针法被当地称作“萨玛纳吉哈特古呼”，在蒙古族刺绣门类里具备独特地域标识。这类针法排布紧凑规整，线条走向匀整平行，形态贴近梳齿纹理，纹样成品立体质感饱满，表层肌理层次分明。手工捻线工序遵循正反各七十圈的古老规制，维系线材柔韧度与粗细均匀度。手部施力快慢把控承载传统工艺精细尺度，承载民族群体对平衡秩序与对称节律的古老认知。针法技艺与捻线技法相互交融，赋予乌拉特刺绣专属手工质感。游牧族群审美意蕴、人文理念及自然崇敬都借针线创作融入织物肌理，构筑成熟手工表达范式，积淀刺绣根植民俗生活的仪式底蕴与文化归属内涵。民间传统手工艺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结晶，从器物制作到审美表达，无不铭刻着特定时代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作为非遗的重要载体，其传承状况，直接关系到文化多样性的存续与民族精神的延续^[2]。

（三）服饰、配饰与生活用品中刺绣图案的族群认同功能

在乌拉特中旗蒙古族服饰中，刺绣图案暗藏着鲜明的族群认同内涵。传统乌拉特蒙古袍的领口、袖边与襟缘，多绣有彰显游牧文化特质的云纹、回纹及卷草纹，这类纹样有别于其他蒙古部落的装饰范式^[3]。女性随身的刺绣荷包、针线包与火镰袋，多级有“寿”字纹、盘肠纹和万字纹，承载着家族绵延与出行顺遂的期许。毡帐内部的毡垫、碗袋、马具垫等日用刺绣物件，以五畜纹样及几何菱形纹为核心视觉符号，深化着草原畜产生活的集体印记。不同年龄、性别与家族身份的乌拉特人所使用的刺绣物品，其图案色彩与纹样排布有着细微却恒定的差别。在日常穿戴与家庭空间中，这些刺绣悄然勾勒出归属乌拉特部落的身份轮廓，维系着族群内部的文化共识与代际延续。

二、乌拉特民族刺绣活态传承的现实基础与面临的问题

（一）从家族传习到代表性传承人带徒的传承现状

乌拉特刺绣的传承模式正从家族内部传习转向代表性传承人公开带徒。历史上，这项技艺依托草原牧区家庭，由母女世代口传手授，刺绣题材多聚焦于服饰与日常用品，针法与图案设计均依赖家族经验积淀。在非遗保护政策推动下，传承模式开始转型。在乌拉特中旗，以娜仁高娃老师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积极打破家族传承壁垒，依托“乌拉特刺绣妇女之家”等阵地，面向社会公开收徒授艺。她亲自设计课程、授课指导，系统传授梳子针法、手工捻线等核心技艺。然而，目前传承仍面临现实困境：技艺学习周期长、针法掌握难度大，加之年轻学徒因初期收入不稳定而容易中途放弃，致使高水平后备传承人培育进度缓慢，难以满足乌拉特刺绣活态传承与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4]。

（二）非遗进校园与研究生可参与的学术实践节点

在乌拉特中旗，非遗进校园已形成具体实践基础。当地文化旅游广电局通过将乌拉特刺绣纳入中小学第二课堂，组织传承人定期入校教授基本技艺。作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可参与的学术实践节点包括：第一，协助整理乌拉特刺绣的口述史与工艺流程记录，建立针法与纹样数据库；第二，设计符合研习周期的短期

田野工作坊，围绕梳子针法、蒙古扁桃等地域题材开展记录实训；第三，结合非遗保护理论，在导师指导下分析传承人培养体系、学徒制运行机制及文创转化案例。此外，还可协助当地开发教学用刺绣材料包，将传统捻线标准、配色规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模块，为非遗课程的持续开展提供学术支持^[5]。

（三）传承人群老化与年轻力量不足的突出问题

在乌拉特中旗，掌握乌拉特民族刺绣传统技法的传承人群体已呈现显著的老齡化趋势。现有旗级以上刺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多数年龄偏高，身体机能下降，难以长期从事高强度的捻线、刺绣等精细劳作。年轻一代受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影响，日常接触传统刺绣的机会极为有限，加之传统学徒制下学习周期长、初期经济回报低，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吸引力^[6]。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部分牧区青年选择进城就业，进一步削弱了本土传承的后备力量。从当地公布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增补名单看，刺绣类新晋年轻传承人数量依然偏少，传承链出现断层隐忧。缺少年轻人持续参与，乌拉特刺绣的活态传承便面临后继乏人的现实困境，见表1。

表1：乌拉特中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统计

传承人级别	人数	数据年份
国家级	1人	2025年
自治区级	15人	2024年
市级	82人	2025年12月
旗级	303人	2024年

三、乌拉特民族刺绣融入地方发展中的实践探索

（一）从“指尖技艺”到“指尖经济”的文创产品转化

依托乌拉特中旗非遗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地乌拉特民族刺绣文创产品转化路径持续清晰。在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推动下，以非遗传承人娜仁高娃为代表的匠人，深挖梳子针法、手工捻线等核心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推出首饰盒、香包、挂件、钥匙扣等十余类文创产品^[7]。特别是，乌拉特中旗专门打造了以非遗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特色的“金石交”文创艺术街，该街区成为乌拉特刺绣等本土手工艺集中展示、体验和销售的核心场域，通过聚合效应提升了刺绣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传承人还积极跨界融合，将刺绣与本土皮具、铜银器工艺结合。其中，国家级传承人巴图陶高深耕铜银器锻造，其银饰钉缀与丝线刺绣在传统服饰中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完整的民族手工艺体系。乌拉特刺绣在坚守传统技艺本色的同时，成功适配现代城市消费需求，有效畅通了技艺传承与市场流通的链条。

（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与手工艺增收的现实成效

乌拉特刺绣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已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形成较为成熟的手工艺增收路径。以娜仁高娃老师负责的“乌拉特刺绣妇女之家”为例，通过研发刺绣首饰盒、香包、挂件等文创产品，并借助实体门店与网络平台双向推广，打破了传统牧区的地域销售局限。该模式不只是单纯的产品售卖，更是把梳子针法、手工捻线等传统核心技艺，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商品^[8]。当地依托完善的非遗培训体系，培育出一批刺绣传

承人，纷纷创办工坊或工作室，初步构建起以乌拉特刺绣为核心的手工艺生产集群。销售收益直接惠及非遗传承人与基层绣娘，顺利实现了从传统“指尖技艺”向特色“指尖经济”的转型。

（三）非遗工坊、培训班与文旅结合中的可推广经验

依托非遗工坊与技能培训班，乌拉特刺绣构建起“传承+就业+研发”的在地化发展模式。乌拉特中旗文旅部门挂牌设立非遗工坊，吸纳牧区留守妇女参与就业。以娜仁高娃老师在“妇女之家”举办的乌拉特刺绣技能提升培训班为例，课程设置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涵盖手工捻线、梳子针法、纹样临摹及非遗手工画创作等系统化内容，着力推进传统刺绣针法标准化。工坊统筹订单分配与产品回收，助力熟练绣娘实现年增收。当地还将刺绣体验融入文博场馆与草原旅游线路，推出地方题材的手工体验项目，带动游客消费。“金石交”文创街的建成，更是为这一模式提供了集中展示与交易的平台，形成了从技艺传授到市场转化的完整闭环。非遗视角为非遗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强调以活态保护为核心，以文化生态整体性为原则，通过传承主体的多元重构、文化语境的当代再造与传承机制的创新优化，让民间传统手工艺重新融入当代生活。

四、乌拉特民族刺绣在高校民俗专业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一）刺绣技艺记录与传习人口述史的系统整理

作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可将乌拉特民族刺绣的工艺流程与传习人口述历史作为核心研究内容。在田野调查中，应细致记录手工捻线正反七十道工序的手法、梳子针法的运针角度与力度，以及传统纹样的文化寓意，并做好影像建档。同时，需系统采集老一辈传承人与学徒的从业经历、拜师礼仪、技艺授受方式等口述资料，梳理其个人从艺历程与家族传承谱系^[9]。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可完成乌拉特刺绣师承脉络、技艺演变及文化记忆的微观研究。通过口述史采集、影像记录、建档整理等学术训练环节，研究生能够掌握非遗田野调查的基本规范，为民俗学手艺知识生产与传承机制的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

（二）民俗功能变迁与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开发

乌拉特刺绣的传统民俗功能集中于服饰装饰、身份标识、礼

俗馈赠等游牧生活场景，受社会转型影响正经历功能重构^[10]。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生可以开发以乌拉特中旗刺绣为研究主线的系列案例，分析其从传统服饰装饰向家居陈设、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拓展的演变脉络。研究设计上，可围绕梳子针法的技艺坚守与图案创新、色彩搭配的现代转型等议题，完成对比分析报告。通过设置“代际认知差异”“功能变迁轨迹”“市场适配路径”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训练运用民俗学理论解读当代手工艺变迁的能力。将乌拉特中旗牧区和城镇社区的田野调研数据引入论文，使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提升研究的深度与价值。

（三）立足田野的研学实践与产学研协同设计

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可将乌拉特刺绣的非遗保护研究转化为具体的田野研学项目。研究内容上，将刺绣历史渊源、梳子针法、手工捻线等核心技艺纳入民俗学田野调查计划，深入乌拉特中旗，对娜仁高娃等传承人开展口述史访谈与技艺影像建档。研究方法上，可依托文旅部门公布的传承人资源，探索与非遗工坊建立长期跟踪观察点，进行纹样采集、寓意解读及数字化保护等参与式观察。在论文选题上，可围绕乌拉特刺绣由传统技艺向文旅文创转型的典型案列，设置“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等专题调研课题。最终，通过系统化的田野研究与项目实践，实现民俗理论与乌拉特中旗本土非遗保护实践的深度对接，也为自身就业拓展了非遗研究与实践领域的核心能力。

五、结语

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珍贵活态手工艺，历经三百余年积淀，形成以梳子针法、手工捻线为核心的技艺体系，承载族群认同、礼俗文化与女性技艺传承等多元民俗价值。如今该项技艺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后备人才匮乏的传承困境。乌拉特中旗依托非遗工坊、技能培训及文旅融合模式，推动刺绣由家族传承转向社会化、产业化发展。民俗学研究生可通过田野调研整理口述史料与工艺流程，开展口述史采集、纹样建档、文创研发等参与式研究，统筹技艺保护、功能创新与人才培育，为乌拉特刺绣活态传承筑牢内生发展根基。

参考文献

- [1] 高峰, 郑晴晴. "非遗"视野下安徽民间陶瓷工艺的保护和传承[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01): 73-76+95.
- [2] 魏彩玲. "非遗"视角下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传承[J]. 艺术大观, 2025, (36): 142-144.
- [3] 侯佳. 设计学视域下郑州民间手工艺非遗传承策略研究[J]. 鞋类工艺与设计, 2025, 5(20): 100-102.
- [4] 阮琳. 传统民间手工艺的当下活化路径思考[J]. 西北美术, 2025, (03): 127-132.
- [5] 杨迪. 非遗传承中民间手工艺的文化美学基因[J]. 中国民族博览, 2025, (01): 85-87.
- [6] 杨丽娜. 文旅融合背景下齐鲁民间手工艺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J]. 文化产业, 2022, (36): 138-140.
- [7] 陈玉, 李辉. 乡村振兴背景下齐鲁民间手工艺非遗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5): 121-132.
- [8] 张云奇. 基于非遗传承的民间手工艺高校课程开发探讨[J]. 吕梁学院学报, 2021, 11(06): 77-79.
- [9] 肖莹莹, 袁峥嵘. 浅析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以"兰州刻葫芦"为例[J]. 文化产业, 2020, (35): 68-69.
- [10] 赛晓宇. 非遗传承与保护视角下的东昌葫芦工艺[J]. 天工, 2023, (19): 19-21.